文化茂名 书香之城

《茂名传》之

遇见宋代的高州化州

■西粤君

宋元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

宋朝茂名地区主要高州、化州,归属广南西路,治所在桂州(今桂林),元朝设立高州路安抚司、化州路安抚司,统管包括茂名地区,归属湖广行省海北海南道宣慰司管辖。宋元两朝代统治茂名地区四百余年,所以本篇章称之"路治四百年"。

这是一个自豪的时代,宋代茂名人可以坐着椅子吃饭,不用胡跪了。这里绽放出茂名人英武的光芒,还有多元文化。

公元972年(北宋开宝五年),北宋朝廷废除潘州,标志着潘州这一古代行政区划的终结。他们将南巴、潘水县并入茂名县,将良德县、保宁县并入电白县。怀德县、潭峨县、特亮县并入信义县,仍属窦州管辖。宋朝的高州、化州与当今的高州市、化州市不同,范围更大。北宋初期茂名地区包括窦州、高州、辩州属地。

北宋开宝六年二月,融州修河役夫起义,杀死长史,高州知府范可浑带领民吏镇压,朝廷赐免是年秋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信义县因避宋太宗赵光义讳,朝廷改名信宜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辩州改称化州,辖石龙、吴川二县,州城设于石龙,这是化州正式称谓开始。熙宁四年(1071年)废除窦州并入高州,信宜县划属高州,从此高州管辖了茂名县、电白县、信宜县。从此高州逐步成为粤西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明万历《广东通志》卷之五十一"高州府"记载:"宋高州户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六。"根据现代官方统计的宋代广东每户平均5人计算,宋代高州所领辖的三县11766户,共约5.9万人。清道光《高州府志》卷五"贡赋"记载:"化州户主六千一十八,客三千一百五十五",化州共有9173户,约4.6万人。

综合估算,宋代粤西的高州化州共约10万人。

公元1097年,这是北宋绍圣四年,宋朝重要人物与化州有了关联。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因为反对新党的政治措施,被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为纪念此事,清乾隆十二年当地在州署内建苏泽堂。第二年,元符元年(1098年)七月,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因直谏,遭贬谪化州,同年在化州离世。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妈祖文化传入高州沿海地区。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化州知州李丹从河东徙城到河西,开始构筑化州城,州署建在石龙岗南(今化州市公安局驻地)。南宋福建莆田进士吴保玉,避嫌弃官迁居化州城,他参与化州城墙的修筑,参与制定化州文庙的定点、布局,葬于化州长寿岭。1167年在吴川西乡增设石城县。从此,化州管辖石龙县、吴川县、石城县。1179年广西陆川县李接起义,率兵围攻化州,失败被捕。

宋朝由于窦州瑶人在勃垌大岭头采矿炼锡,矿坑纵横交错,导致窦州水土流失。现保存宋元时期生活遗址:宋代高州营盘岭遗址、宋代化州城上岭遗址、宋代电白石盘坡砖窑址、宋代木马河窑址、宋代茅车岭窑址等。

大宋王朝重文轻武,但宋朝却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朝代。在岭南地区,宋朝高州、化州的平民服饰以简约大方为主,男子穿着黑白两色的上衣、下裳,上衣有襦、袄、褐、衫、袍等。女子穿窄袖短衣、长裙。春秋季节更换服饰,比如立春时戴幡胜,立秋时戴楸叶等。宋朝高州、化州的平民主食是米饭,稻谷在粤西地区广泛种植。还有五谷杂粮,如豆、黍等。宋朝达官贵人主要吃羊肉,猪肉相对便宜,是平民肉类依靠。依靠山海河塘,鱼类也是当时茂名人主要食物来源。宋朝高州、化州的民居主要是四合院及岭南特有建筑"泥砖屋"。

唐朝末年、五代十国时期已经使用桌椅,宋朝成为流行风尚,人们逐渐形成垂足而坐的日常方式。高桌子、椅子、低板凳是形成于北宋,所以宋朝茂名人吃饭是坐椅子的。宋朝的茂名人出行,用牛车、马车、轿子为主。

茂名地区宋朝城乡治理实行"三保法",掌握户口登记统计。在元朝,州、府设置同知,县设典史,掌管缉捕、监狱。乡村50至100家设立一个"村社",实行民防,社长负责审点丁口,提防奸伪之人。

根据明万历《高州府志》、清道光《高州府志》、清光绪重修《茂名县志》、清道光《电白县志》、清光绪重修《信宜县志》、清光绪《化州志》综合记载,两宋时期,高州、化州、窦州及辖县长官包括:高州知州萧国镇、潘潛、李著、卢楚、赵宾、严恭、汪立信、陈铉才、程元鼎、陈学心、廖叔政,高州推官陈嘉猷,高州路教授杨应觜,高州团练使李允则,化州知州曹洪、宋晓、李丹、沈云举、耿著、芮烨、廖禺、范良辅、李才、史寅仲,化州推官刘默,化州州学教授黄顺、陈应邦、赵蚩英,化州团练使吴潛,化州同知杨奎,窦州知州郎简,窦州知州毛应佺,茂名知县张夔,电白知县刘镇,吴川县丞毛士毅,石龙知县陈道,石城知县林震,吴川知县莫士托,石城主簿罗廷玉,等等。

宋元时期,茂名地区考中许多进士。北宋至和元年至南宋咸淳十年(1054—1274年),茂名县赵荆、李鳌,电白县李作、蒋思问、杨应辰、黄珞、蒋科,化州余成行、林斗南等中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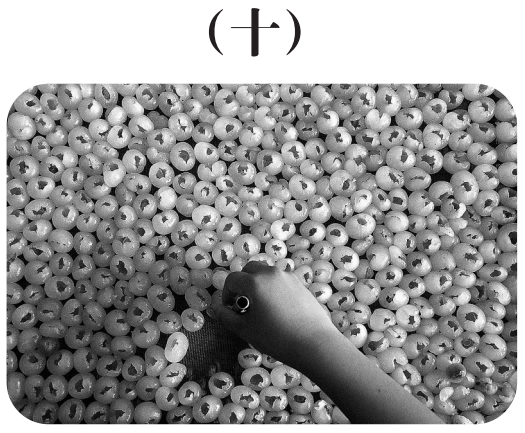
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高州巡检黄十九抗击元兵,保护南宋末帝赵昺脱险,战死庄山。宋末帝念其精忠报国,敕封为"忠烈侯"。黄十九副将陈君裔的后裔,定居在今电城镇沙尾村一带。

祥兴元年六月,蒙元大军抵达粤西,元兵直捣高州,知州李象祖投降,茂名县尹潘惟贤拒绝投降,不屈而死,其子持剑怒闯元军兵营,拼杀至死。潘氏父子演绎了茂名人英雄坚毅的精神,可歌可泣,成就千秋壮举。另有篇章专门介绍。

大宋时期的高州、化州,总有许多高凉人坚挺中华民族的风骨,永恒闪烁岭南之光。从大宋枢密使吴廷瑜定居茂名县发展,从北宋苏辙、范祖禹被贬化州,从宋徽宗年间登楼天后宫,从南宋末年黄十九、潘惟贤的忠烈,寻找依稀中高州化州的吉光片羽。

非遗美食

非遗里的茂名美食(十)





高州龙眼肉加工现场。记者 岑稳 摄

高州龙眼肉

"南方圆肉,北方人参",说的就是茂名市级非遗美食高州龙眼肉,又叫桂圆肉,是药食同源的典范。高州种植龙眼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自唐代起便被列为朝廷贡品。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眼味甘,开胃健脾,补脑益智",并认为其"资益以龙眼为良"。高州桂圆肉不仅是一道滋补养生的特色美食,更是一段承载着粤西农耕文明与商贸历史的活态传承。

高州地处北回归线以南,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皮薄肉厚、糖分充足的优质龙眼。其中,世界储良龙眼便发源于高州分界镇,其果肉晶莹、清甜爽脆,是制作龙眼肉的上乘原料。

据史料记载,高州龙眼肉深加工工艺可追溯至明朝,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形成了生晒与火焙两种成熟的炮制方法。其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在广东乃至全国独树一帜。龙眼肉传统制作技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其深加工制作工艺是我省乃至全国独有。由于高州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种植加工技术,高州出产的龙眼肉很受南来北往商客、游客的青睐。

整个生产过程有十多个工序,主要包括:选料、剪果、曝晒、剥肉;龙眼肉烘焙工序有晒干或焙干、初焙、再焙(又称复焙)、翻筛(又称翻焙)、产品检测、分级分类,然后包装或收藏。

制作高州龙眼肉,原料的选择与处理时效是决定品质的第一步。果农需在清晨采摘自然成熟的鲜果,挑选果壳黄褐略带青色、果肉乳白多汁的果实。为了保证最佳风味,鲜果采摘后必须在5小时内完成去壳、去核处理,以锁住新鲜本味。剥肉环节极为考验耐心与技艺。工人需人工剪掉枝叶,一颗一颗剥掉果壳,再用专门的铜质勺子或刀具小心挖出果核。为了保持龙眼肉的完整(即高州特有的"灯笼肉"),全程必须纯手工操作,避免机器破坏果肉外层的保护膜,从而最大程度保留其水分、糖分与营养成分。

火焙是高州龙眼肉制作的核心环节。去核后的果肉被整齐摆放在特制的铁网或竹筛上,送入土炉中。燃料首选荔枝木或龙眼木,这种果木燃烧时不仅火力稳定,还能赋予桂圆肉天然的果木清香。除了火焙,部分传统作坊还保留着"生晒"或"日晒+低温补烘"的复合工艺。将果肉平铺在阳光下曝晒5—7日,期间需夜间回潮平衡湿度,白天继续翻晒。这种生晒法受天气制约较大,但能最大程度保留鲜果的清甜与原始风味。

2014年,高州龙眼肉传统制作技艺入选茂名市县级非遗名录;2023年,经茂名市人民政府评审,正式升格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同年,它更入选"2023年广东非遗手信"名单,成为代表岭南风物的文化符号。

如今,高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龙眼肉加工基地。分界镇、根子镇等地聚集了超500家加工作坊,年加工量达150万斤,产值超8000万元。从明代贡品到现代非遗,从农家土炉到全球市场,高州龙眼肉不仅是一颗果实的蜕变,更是一段地域文化的延续。它用金黄的果肉,讲述着粤西大地的风土人情,也传递着"好心茂名"的温暖味道。

(文字整理/记者池榕)

李宗仁与化州榕树茶

■卢盛敏

化州新安镇,一条古道蜿蜒穿乡而过,曾是旧时连通粤桂要道。古道之侧,琉璃庵古址静立一隅,庵前古井澄澈如故,便是琉璃井。井水清冽甘甜,历旱不竭,滋养一方乡土。乡人取此井水冲泡本土特产的榕树茶,茶汤透亮纯净,香气清雅绵长,入口润喉回甘。

在新安当地,世代流传着一句老话:"一进二退三安心"。短短七字,藏着民国风云人物李宗仁与化州榕树茶跨越近半世纪的尘缘。一杯山野清茶,映照他半生戎马、浮沉进退,道尽乱世功名与归根初心。

一进:青衿试马,茶载少年凌云志

1921年,夏秋酷暑,粤桂边境战事纷扰。三十岁的李宗仁尚为青年将领,率部行军途经化州新安,临时驻军中火嶂山麓。烈日蒸腾,将士们长途跋涉,饥渴交加,困顿不堪。

榕树村乡贤彭友松、彭培芝二人心怀仁善,见军旅艰辛,便取琉璃古井活水,烹煮自家炒制的榕树茶,送至营中供将士解渴。清茶入喉,温润解燥,连日行军的疲惫一扫而空,军心为之一振。

李宗仁饮罢此茶,心生感念。乱世中,满目兵戈风尘,山野乡民的无偿馈茶,是乱世里最纯粹朴素的温情。他感念彭氏兄弟的热忱大义,与之结为异姓手足,成就一段"一壶清茶结金兰"的乡野佳话。

彼时的李宗仁,年少勇武,初立军功,正是意气飞扬、志在四方的年纪。玉林起兵,整军砺武,前路风波未定,却满心赤诚与壮志。这一盏榕树茶,是他踏足粤桂疆场的一杯壮行茶。茶气清润醒神,如少年初心澄澈,伴着草木清香,开启了他纵横岭南的戎马征程。初遇之茶,是进取、是新生、是乱世征途里最温柔的开端。

二退:身居鼎岳,茶藏乱世半生愁

岁月忽忽,二十余年如白驹过隙。

昔日青年将领,历经无数征战杀伐,一步步成为桂系核心、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1949年,时局飘摇,李宗仁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看似登临权力顶峰,实则接手一盘倾颓残局。大势已定,山河飘摇,虚名在手,却回天乏力,进退维艰,身心俱疲。

那一年,李宗仁坐上了代总统的位置。表面上看是登顶了,可坐在那张椅子上,满眼都是解不开的死局,心里的苦闷连个能说透的人都没有。远在粤西新安乡下的彭家兄弟,听说当年的旧相识有了这般造化,倒也没想攀附什么,只是念着过去的情分,特意备了些自家炒的榕树茶,千里迢迢地寄了过去。

此时的李宗仁,身在南京,正陷在朝堂纷争的泥沼里。他拆开那包来自粤西山野的茶叶,开水冲下去,还是那股熟悉的茶香。这味道一钻进鼻子,京城里那些没完没了的争吵和算计,好像突然就被隔在了门外。

别人发来贺电,他得点头应酬,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个"代总统"不过是替人受过,大势已去,又能扭转什么?

这一杯茶,早就不是当年在行军路上用来解渴的粗茶了。乱世里头,人心比茶水凉得快,权力再大,终究是个虚名。只有这口来自老友的热茶,没沾半点官场的尘埃,实实在在,暖了暖他这半生浮沉的肠胃。

一杯清茶入腹,咽下的是半生征战的风霜,是乱世沉浮的无奈,是家国抱负落空的怅惘。繁华终尽,大势难挽,不久之后,李宗仁黯然远赴美国,开启十六年海外寓居的漂泊岁月。一盏乡茶,成全了他乱世之中,片刻的安宁。

三安心:落叶归根,茶定平生未了心

漂泊海外十六载,山河依旧,初心未改。

1965年,李宗仁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归国,叶落归根。据《化州市志》记载,1966年春,李宗仁到访化州。结合乡人口传,他此行重返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新安榕树。

古道依旧,古井依旧,当年结义的彭氏兄弟已老。乡中后辈,取琉璃井水,烹一壶地道榕树茶,奉于远道归来的李宗仁。

历尽半生风雨、看尽世态浮沉的老人,双手轻捧温热茶盏,细品一口久违的乡味。半生戎马起落,一世功名浮沉,尽融于这一盏清茗之中。据乡人相传,他默然感慨:唯有饮此榕树茶,漂泊之心,方才得安。

这便是流传至今的"三安心"。

此番饮茶,无年少进取的意气,无中年仕途的纠结。历经风云跌宕,褪去一身政治光环,此时的他,不再是叱咤民国的代总统,只是一个漂泊半生、终归家国的游子。

山河沉淀岁月,清茶洗尽浮华。琉璃井水依旧清冽,榕树茶香依旧如故,变的是人间岁月,不变的是山野温情与故土暖意。半生追逐功名利禄,到头方才明白:世间所有荣光与纷争,都抵不过一盏乡茶的踏实安稳。

时过境迁,粤桂古道的马蹄声早已消散,琉璃庵古迹历经风雨,琉璃井遗迹仍存。李宗仁与化州榕树茶的故事,伴着井水温香,在新安乡野仍在代代相传。

一进,是少年仗剑,清茶励志,奔赴山河;

二退,是身居乱世,清茶解忧,看淡浮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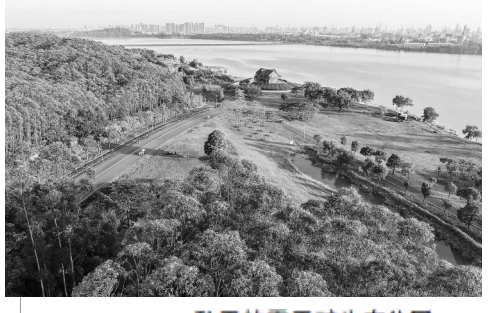
三安,是叶落归根,清茶定心,归于平凡。

人的一生起落,恰如杯中茶叶,浮沉翻滚于时代洪流,终在岁月沉淀中缓缓落定、归于平和。

一盏榕树清茶,半部浮生家国。它藏着化州山水的温润灵气,也承载着一代风云人物最真挚的乡愁与归宿,成为粤西乡土文史里,最绵长、最温柔的一抹笔墨。

露天矿:老城新生

■梁宗铭



秋天的露天矿生态公园。记者 张波 摄

"向海而兴"是几代茂名人的理想,这座发源于小东江西畔的城市早已冲破江河的阻隔,将主城区迁衍至离海岸更近的河东地带。而今,河东越发繁华,沿海的几片新区依次规建。在向海洋奔跑的路上,人们似乎渐渐忘记这座城市曾因油而生,只留一片空洞的矿坑静躺在河西老城的无人问津处,自数这座城市的初生岁月。

2013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引领下,人们用高科技手段将矿区残留的辐射完全清除,并将洁净的水源引入矿坑,整片矿区被打造成一片巨型湖泊以及围湖而建的生态公园。往后数年,主人们不断为这座"生态之家"增添"新家具":一条环湖绿道铺满湖畔,大片的风铃花树被栽植在湖边,湖心的堤路两侧种满了灌木丛和三角梅,几座咖啡店与赏湖亭院和院外的树丛花草在湖岸翩然错落……至此,已经停采并被静置了20余年的茂名露天矿迎来了新生。

这座城市很年轻,于20世纪50年代末始建。但这座因采油而生的城市建成于传统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之际,于是,在还没吃够资源带来的红利时油页岩即告停采的茂名便陷入转型之境。新的道路很快便找到了:茂名地区有海,海是连接世界的方向。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引导下,茂名露天矿以生态公园的全新之姿出现在河西老城。而且,相较于其他各域对中央倡导的绿色发展观的回应举措,露天矿生态公园的建成显然具有独具风采的茂名特色:并不是简单地将闲置地环境资源开发成文旅项目,而是大胆地将一片工业狼藉改造后将原本的工业地带还于自然,让零落数年的工业土壤重新结出繁花硕果。这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奇迹",是南方油城的独特答卷。

于是,茂名人不用再到遥远处寻觅藏匿在山里乡间的风景了,外来的旅人也不用只执着于那一片蓝海了,河西老城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不断集结于露天矿公园观湖、散步、野餐、赏风铃花开、看日落星辰……到了晚间,偶有露营帐篷在湖边的草坪上,或伴着湖畔小酒馆的音乐,人们载歌载舞,欢笑嬉戏,似乎在用性情的天真覆盖城市的喧嚣,又似是在先人筚路蓝缕处庆祝自然造化的新生。

在露天矿湖边宽阔的绿道上,不断有人骑行或奔跑。城市的马拉松赛和骑行赛也在此开展。这座新公园不会有杭州西湖那般"五步一亭,十步一景"的传统名迹,在这里,人们无需陷入走走停停的烦琐。当人的天性被尽情释放在野趣横生的水天画卷里,经济的发展便又有了新方向,城市的建设也有了新活力,文化的构造就有了新底气,人们的奋斗才会更有意义。

现在,茂名人可以恣意地向海洋奔跑,还能在河西老城的露天矿生态公园享受悠闲生活。露天矿用自己的新生守望着茂名的新生。提起家乡茂名我多了份牵挂,因为有了一片美丽的湖面承接我的乡愁。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